

<<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

13位ISBN编号：9787020001118

10位ISBN编号：7020001114

出版时间：1981-09-0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398

字数：29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

“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

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

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

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

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历史。

作品展开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

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她们的痛苦与惨死，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血泪控诉。

而鸣凤、倩儿等“下人”的死，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阶级歧视和压迫的社会现实。

作品没有停留在暴露这个“家”的罪恶、揭示它必然崩溃的命运上，而进一步描写了以觉慧为代表的觉醒的叛逆的一代。

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宣布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

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

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逼近高潮。

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作者简介

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四川成都人。

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

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

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

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丛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

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

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

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书籍目录

《激流》总序家附录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初版后记 五版题记 关于《家》（十版代序） 新版后记 重印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巴金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新时期的巴金研究是随着拨乱反正开始的，研究者要不断清除文革中加在巴金身上的不实之词，恢复巴金的本来面目。

在对真实巴金的寻找中，不断丰富的研究资料使研究者在作家“巴金”之外，可以清楚地认识多少年来一直遮遮掩掩或者只有别有用心者才谈起的、一个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李蒂甘”。

尽管还有许多忌讳需要不断克服，但是大家还是兴奋地深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与此同时，对于《家》等巴金名作的研究也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对于《随想录》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勇气和人格魅力的研究，甚至空洞的赞美连篇累牍，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不论是对于某一时期创作还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研究者的着眼点大都在对其中思想倾向的关注，特别是注意从巴金的作品中寻找与现实沟通的话语，比如经历了文革之后再次提出的“反封建”与巴金五四前后的反封建联系起来。

然而与鲁迅研究等学科相比，巴金研究的实用性、功利性似乎还大于它自身的学术性，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合理的学术结构。

因此，至少有两个极其重要方面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是忽略，起码也是没有深入展开。

一个是对文学家巴金的研究，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问题是对巴金作品的艺术性的研究。

巴金是以文学家的面目进入今天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的，已经远离巴金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的今天的读者如果还能与巴金对话，那也是通过具体的巴金作品为媒介而形成的。

因此，对于巴金具体作品乃至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研究，决不是巴金研究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而目前对于巴金的具体创作泛泛而谈的多，具体而微谈的少，特别是作品的艺术风格，似乎只是一样的几句话：“热情，充满激情，有青春气息”；于是就完事大吉。

像对鲁迅作品细致的、多角度、全方位的艺术研究和分析，在巴金研究中并不多见。

这两个问题恰恰是辜也平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他的巴金研究的一个基点。

在《导论：关于巴金与巴金研究》中，作者从对巴金研究现状的考察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巴金是一位文学家，“因此文学家的巴金才是整个研究的根本所在。

……对于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作家，研究者如果不认真细致地感受、品辨、探究其作品的丰富内涵，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作家本人”。

“而加强微观研究与文体精读对于目前的巴金研究，则显得格外迫切与重要”。

“在基本上宏观地把握了作者生活的时代、环境、经历与思想的今天，似乎该是回到文本，对巴金的具体作品，特别是一些重要作品进行重新细读的时候了。

必须提倡以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面对具体的文本，注意文本之间及文本内部的“锱铢之别，淄澠之辨”。

辜也平在他的研究中忠实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从这本专著由最初的选题设计到最终完成的不同面目也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和追求。

据李存光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透露，在最初设计中，上编是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文艺观等创作主体研究，中编是巴金各时期重要作品的文本研究，而下编是国内外读者对巴金的接受研究，结果定稿仅以两章就完成了上编和下编的内容，以10章的篇幅突出了中编的文本研究。

文本精读的具体操作也支撑了“研究文学家的巴金”这一观点。

可能是受巴金个人“我不是一个文学家”的说法的影响，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巴金作品的文学含量评价不高或者漠视巴金的艺术才华，而辜也平则以对文本的具体分析来阐释巴金的艺术魅力。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家》现存的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

对于《家》巴金曾做过几次较大的改动，留下了八个不同的版本。

辜也平追踪巴金修改的印迹，特别是关注巴金对觉慧甚至是陈姨太等几个具体人物的不同修改，在他的耐心细致的分析中，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作家本人思想与时代的碰撞，也看到了巴金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

巴金是在一步步清除写作中的粗糙和幼稚，一步步向着完美和精益求精的路子上迈进，对此辜也平没有吵吵嚷嚷地替巴金辩护什么，他只是冷静地把一个个样本拿到了显微镜下，以后的结论是在让大家一清二楚之后做出的。

对文本细致入微的关注往往可使研究者不拘于习见，于平常中体味出新意，发现前人所未见之物。

辜也平的这本书中也处处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比如对《灭亡》的分析，许多研究者都纠缠在它与巴金早期思想信仰的联系上，而辜也平在并不忽略巴金思想信仰的背景的情况下，更注重从作品的微观上来把握巴金的创作动机和心态，来分析造成巴金苦闷思想的原因和巴金是如何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这种苦闷的。

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看到了巴金创作中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也是巴金本人和研究者一再强调的），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巴金所受中国传统叙述模式和同时代作家影响的问题，比如《灭亡》中冷漠地对待汽车碾死人的麻木群众和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大有相类之处，而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文本本身重视的基础上，是不会有这样发现的。

又如在《爱情的三部曲》的研究中，或许是受李健吾（刘西渭）三十年代观点的影响，不少有影响的文学史都极力推崇《雨》的艺术成就。

辜也平却没轻易地接受这样的结论，他细致地对原作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分析，并且在《雾》、《雨》、《电》三部作品进行认真具体的比较之后指出了《雨》的许多不足，如叙述缺乏耐心和细致，大段抽象的议论代替具体的描写，开放式的结构致使笔墨分散情节不集中，等等，这是对现有成果的反拨，也是研究的深化。

像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不少，比如对巴金后期的《憩园》和《寒夜》两部小说，许多人盛赞其艺术成就。

但是具体体现在哪里谈得却很皮相，辜也平却认真地分析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技巧，以实证来完成了早该有结论的东西，显得极有说服力。

对巴金创作较为完整的考察是这本专著的另外一个特点。

除了对有影响的作品，辜也平对像《火》这样的“失败之作”也设了专章研究，对艺术成就不太高的巴金十七年间的创作也有很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巴金文学创作图景。

（周立民）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

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

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

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

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

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

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

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

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

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

革命转入低潮。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

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

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

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

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

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

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

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

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

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

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

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

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

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

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二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

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

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

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

<<家>>

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 总序》)。

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

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苦。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

，——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

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

“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

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

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

”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

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

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

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

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

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

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

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

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

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

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

<<家>>

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

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

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

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

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

‘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

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

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慧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意义。

《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

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

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

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

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

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

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

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

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

《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

《秋》里面所写的范围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

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

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

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慧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

”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

<<家>>

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

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

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

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

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灭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

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

《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

《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

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

《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

《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

《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

《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

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

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

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

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

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

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

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

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

<<家>>

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

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

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

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 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

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

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

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

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

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

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

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

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的弱点。

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谅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

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

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

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

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

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

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编辑推荐

为巴金赢得世界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家》、《春》、《秋》，合称为《激流三部曲》，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现代的《红楼梦》。

因为小说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四分五裂，最终衰落，说明了历史的真理：罪恶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民主革命必将到来。

像觉慧这个高家少爷，由于民主思潮的影响，痛苦地感到：“家”是一个“狭小的笼”，“是埋葬青年人青春和幸福的坟墓”。

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们所期望的绅士，也不愿学忍气吞声的大哥，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他敢于对抗高太爷的旨意，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编刊物，写文章，抨击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

最终走出封建家庭，勇敢地奔赴光明的道路。

《激流三部曲》写了近百个人物，其中有封建家长制的代表高老太爷，有不敢冒犯尊长，懦弱而善良的觉新，有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丫头鸣凤，有温顺驯良默默忍受痛苦的梅芬，有善良厚道的瑞珏，有荒淫秽无耻的冯乐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